

◆家园小景

情丝米饺

吴春富

米香、肉香、葱花香、姜末香……

米饺的香味，透过缕缕上升的热气，散发出来。

好香啊！有人禁不住感叹，有人耸动鼻子，有人唇腔里面开始分泌涎水。

眼睛热地望着锅灶。

这是水乡古镇——孔城镇米饺店年关时节的场景。

两只蒸笼码在一起，架在一口大铁锅上。锅灶里面的柴火吐着红红的舌头，热气从蒸笼的边侧吡吡往上冒。

米饺店后堂，人挨着人。“我刚到家的，你呢？”“我也是刚到家的。”他们中不少人是年关回乡的。他们回来第一件事，就是吃家乡的米饺，按他们的说法，家乡的米饺里有家乡的味道。

估计下面蒸笼里面的米饺熟了，老板快捷地把上下蒸笼调换了下，这过程有点像变魔术。

开始捡米饺了，人们一个个往蒸笼前涌动。

往后退！往后退！等下烫着了！老板急嚷。

掀开蒸笼，一股浓烈的热气在后堂氤氲开来，食客们瞬间被雾气吞没。

一股甜糯的香气扑向食客，有人忍不住舔起舌头。

雾气逐渐消散。

洁白晶莹的米饺像小白兔一样呈现在面前，一只装满熟猪油的蓝边碗放在正中间，仿佛是这群“小白兔”的“领军人物”。

汤匙放在碗中。

给我捡！给我捡！米饺的香气像爬虫，通过耸动的鼻子、张着的嘴巴，爬入食客们的喉咙，挠着痒痒，人们一个个开始狂躁了。

不急！不急！都有！都有！性情极好的米饺店老板，笑着安抚一众食客。

老板左手拿起一个盘子，右手套着洁白的薄塑料手套伸到蒸笼里面去捡米饺。迅速地捡三个到盘子里面，嘴巴嗦一下——烫手，沾一下边上放着的冷水，接着再捡三个，如此循环下去，直到捡好食客需要的数目。

递给食客之前，老板不忘最后一道程序，也是关键的一道程序——抓起汤匙，舀上一小匙滚热的熟猪油，均匀浇在米饺上。

熟猪油的功用等下叙述。

捡到了米饺，食客端着盘子，乐滋滋地从人群中挤出，穿过中厅往前厅而去。

中厅有一个案板，伙计在忙着包米饺。从提前揉搓好的米粉条上掐“剂子”、到先三下再三下地擀饺皮、往饺皮里面添馅、捏成小白兔形状，整个过程一气呵成，就像梭子在运转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
孔城镇米饺是水乡古镇——孔城镇的特色美食，其味鲜糯。

饺皮主要成分是糯米（掺有三成



玉树琼枝 汪丽娟 摄

籼米，避免粘口），糯米特点为一鲜二糯；饺皮所用的米粉用石臼舂成，较为粗糙，这样保持了米的鲜味与口感（嚼头），让食材的美味放大到极致。

馅为精挑细选的黑猪后腿肉剁成的肉末，添加茶干、葱、姜末，辅之老骨头汤浸润，因而格外鲜美，食之唇齿留香、余味悠长。

前厅摆放着四五张方桌子。年关，桌子远不够用，不少人站在两张桌子的缝隙，一手端着盘子，一手夹着米饺往嘴里塞。

有幸占到桌子的，一大家子围定，喜气洋洋。装满米饺的盘子放在桌子上，热气冉冉地往上冒。香气撩人，性急的食客，夹了米饺直接往嘴里送，结果被烫得不停地嘬嘴唇子，惹得大伙一个劲地发笑。

性子慢的，怡情的，享受品尝米饺的过程。夹起一个米饺，在盘底滚滚，沾点滚热的熟猪油，咬一口，嚼嚼。沾熟猪油的功用是滑爽、不粘口，在唇齿的咂摸下，米饺的鲜糯滋味，宛若一朵鲜艳的花朵在口腔、胃肠里面绽放开来。

几个米饺下肚，过了嘴瘾，熟悉的食客便相互热聊了起来——分别的时间太长，太多的话要聊。大都是在外的见闻、打工的收入以及正月什么时间出去、到什么城市……话里透着满足，含着期盼，乡音、乡愁在米饺店弥漫。

《桐旧集·孔城》载：“人烟开小聚，传说吕蒙城。”三国时孔城属于吴国领地，当时吴国大将吕蒙屯兵驻扎于此。孔城米饺如同孔城古镇，是有历史与文化底蕴的。民间传说，孔城米饺的白兔形状以及蒸熟方式，沾熟猪油的吃法皆为吕蒙发明。2019年，孔城米饺成功申报安庆市级非遗。

软糯可口的孔城米饺，是外出游子心心念念的家乡味道。他们把米饺当成丝线，把自己当成风筝，无论飞得多高，飞得多远，心都向着家的方向。

◆流年碎影

长篙撑两岸

吴云涛

筑墩义渡，是宿松县湖区一段真实的历史。风吹浪打，岁月剥蚀，筑墩义渡的故事仍然鲜活而生动。虽然呈现给我的，有一湖烟雨的静默，有孤帆晓雾的沧桑，但更多的是对厚重的松兹文化的敬意。

在古彭蠡泽的水乡泽国，跨越长江北岸的宿松洲区与丘陵，千百年来汪洋恣肆的水总在阻隔人的过往。筑墩渡早先是地主私人卖渡，时常出现过渡人受敲诈勒索，年轻单身女人遭欺凌的现象。私渡还经常超载，时常发生翻船、沉船淹死人的事故。筑墩渡的积弊引起清朝一批地方乡绅的注意，他们多次商议，决定以仁爱之心行慈善之举，革其弊，创义渡。“随到随渡、分文不取”。

这是一种信念，也是一句承诺。

从清朝康熙壬辰年（1712），乡绅石云程、孙佑仁捐款买下渡口，牵头创立“义渡”，到光绪壬辰年（1892）乡绅孙玉林、周辅臣等还清债务，增置田地，重振义渡，筑墩义渡的存续时间长达200年左右。其间世事变幻，义渡虽随之起起落落，但筑墩义渡之舟依然迎风逐浪，穿梭两岸，永不停歇。

宿松地域文史研究者郑英豪先生，从县志、家谱等有关资料中进行发掘、整理和考证发现，参与筑墩渡义举的古乡贤就达34人。

这是旧时宿松湖区长河上的一架彩虹，也是古老宿松大地上的抹人文亮色。

义渡续捐者之一的石国泰堪称传承美德善行家风的典范。他除了捐钱给施舍穷人的粥厂，出钱修桥，还设义渡，买渡船，特别是临终时遗命长子石式金捐资筑墩义渡。石式金谨遵父命，捐钱三万文给筑墩义渡，还捐资建赤岗渡，建木桥长达十余虹。

从郑元遐首倡义渡开始，郑氏家族的仁心义举也是代代相传。郑元遐将只有四岁的儿子郑臣苹列入“八家”义渡贤者的名册，“父报子功”，希望儿子继承自己的志愿。郑臣苹承继父志，把倡办义渡作为终身使命，嘱咐儿孙要倾尽全力办好义渡。道光十四年（1834），他的孙子郑振裴在义渡遭遇挫折之时，挺身而出，邀集乡贤，重整渡事，拯救了义渡危机。此后，郑振裴的房侄郑德三，以及郑德三嗣子郑汉汇也都承担过义渡的事务。

义渡的薪火就这样在这个家族传承。

津渡文化历史悠久，早在宋代，我国就有星罗棋布的千年官渡，包括远离州县的买扑型（竞标制）渡口，以及偏远乡间的民间私渡。史料记载，义渡最早出现在宋代，北宋、南宋有两万多渡口，义渡只是极少数。义渡兴盛在清代，清乾隆时期，义渡达到顶峰。宿松的筑墩义渡基本合上了历史的节拍。

但筑墩义渡存续时间如此漫长，在中华义渡历史上并不多见。除了乡贤的慈善福报之心的强大支撑，一定还有其他因素。郑英豪先生对筑墩义渡有比较全面的探源。我对其汇编的《义渡园里话义渡》以及相关史料进行梳理，找出了答案。

首创义渡的古乡贤，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固定的资金来源。筑墩义渡作为公益善举，吸引地方人士积极参与，募捐的方式除直接捐资，主要是捐助田地，用不会断源的租金维持了义渡。

史料记载，筑墩义渡的运营还有一个相对民主和相互监督的机制，义渡需要投入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资金筹措，人力分配，日常运转，古乡贤们在运营上有远见，有心智。

我读筑墩渡的史料，觉得古乡贤在管理上已经初步具备了产权意识。购置的渡船，兴建的码头，船夫住宿、休息的房舍建筑等，都是渡产。义渡管理者是当地社会地位较高，责任心较重，有担当，信譽度比较好的乡贤。义渡管理，渡产管理也是关键，乡贤的产权意识对此提供了保障。

古诗文中经常呈现津渡。南宋诗人释普岩的七言绝句《大义渡》，有“白浪洪波”“愁杀渡头人”等偈语。宋代词人唐艺孙这样描述千年渡口：“收帆渡口。认远岸夜篝，松炬如昼。还见沙痕雪涨水纹霜后。秦宫梦到无肠断，望明河、月斜疏柳。”但诗人的山水诗情，远不够乡贤的义渡情怀。

筑墩义渡还存有若干文物和遗迹，清朝时的地方知县张仁寿、席绍凯、廖大闻都给筑墩义渡写过碑记，知县蒋业谦还给义渡立过碑。

但筑墩义渡更多的已是如风似雾的文化记忆了。历代封建统治者重风俗教化，推崇儒家的仁政，还有释家道家的慈悲、因果思想，这是筑墩义渡的民间土壤。

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文化高度，我们看筑墩义渡，作为水上公益慈善事业，它弘扬了“无私奉献，乐于助人，忍辱负重，诚实守信”的一种精神，这对后人的启迪和教化也是不可多得的财富。

长篙撑两岸，仁心万古存。松兹故土的烟雨古渡，在新时代会有更加动人的叙事文本。

